

在汉字的源头捧起一城星光(外一首)

周婷

洛河之南，被一枚太阳恩宠
这座城，便浸透了温暖与安宁
沿仓颉台阶缓缓而上
立于仓颉像前
触摸二十六枚字
与每一个徘徊的部首，一见钟情
一个字便是一个人间

我的情话，已修炼成一朵蔷薇
向我低语洛南的幸福
苍鹭振翅，带动高速公路的心跳
它投递喜讯，也投递远方的盛景
莫急，抚龙湖已经铺开长卷
一湖碧波，只等你的目光为之点亮

在洛河的掌纹里，生命线不断延展
在老街深巷中，绵长如缕缕烟火
红陶人面壶，隔着仰韶文化的薄纱
与你静静对望
一粒文字，俯身拾起仓颉的一声叹息
轻轻抛出——
如一枚石子，在历史的心中荡开涟漪
从中分晓出光，也分晓出智慧
伶伦遗韵，至今仍是一味药
在时光的陶罐里，文火慢煎
治愈人间沉痾顽疾

读洛河，读托龙湖的清波
读红二十五军吹亮的号角
胸中便生长出一种情愫，长成一条不断向前探索的路
从石头的纹理，从洛惠渠的走向
我看见云梦山挺拔，汉字挺拔
洛南的脊梁，也同样挺拔
沿着先民铺就的智慧之途
老虎嘴，是力学与意志的支点
不断锻打鸡冠山的筋骨坚韧，被人工天河的浪花一
次次的模仿
初心与信仰
将一座城，打磨得如此明净，如此庄严

父亲的镰刀

布谷鸟叫了
一声一声把麦浪赶到父亲脚下
父亲手握一弯银月
一步一叩首
膜拜金黄的承诺

这片黄土地，一守就是一生
每割下一束穗子，都能听见
小满时拔节的声音
在麦壳里碎成蜂糖似的甜浆汁
他直起腰歇气的时刻
把口袋里的烟丝揉了又揉
他没点，怕咳嗽声惊动了布谷鸟

拂晓红的茶晾在田埂边
他望着满坡垂首的麦子笑
腰弯的弧度比最沉的那穗还低
手里的镰刀映着日头，亮得像
他年轻时第一次扛起农具时
眼里刚淬过火的光

不要等所有麦子都进了仓
不要等布谷飞远
父亲把镰刀往腰后一别
往家走的时刻
夕阳刚好，麦香刚好
母亲留的饭，也刚好
没割完的麦
没说完的麦穗，没说完的收成话
都留给，下一阵风吹过田埂的风慢慢说

诗潮



涓涓小溪(油画) 巩伟民作



寻访文家石拱桥

陈风军



近来电视剧《主角》热播，剧中忆秦娥走过的那座石拱桥，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我便是为此，专程来文家庙寻访这座桥的。

车到王镇米粮寺村叫文家庙的地方，沿小仁河上行，远远便望见了它。正是夏日，两岸青山如黛，河水在山谷间蜿蜒，那座青灰色的石拱桥静卧其上，像一位安坐的老人，任脚下流水潺潺，任天上云卷云舒。我的心忽然跳得更快了些——没错，就是它了，忆秦娥撑着伞、背着包袱走过的那座桥。

待走到近前，才看清桥的全貌。桥身用花岗岩条石砌成，全长二十二米有余，宽不足两米，中孔拱起，左右两孔为平梁。桥两端各有二十一阶石阶，石面

被无数脚步磨得光滑，泛着温润的光泽——这里头，或许便有当年忆秦娥的脚印吧？桥上立着一块石碑，刻着古桥的来历。上书此桥建于清乾隆年间，当地也有老人说唐大顺元年便有了。无论哪种说法，这座桥至少在这山谷间站立了数百年。它曾是安康通往长安的要冲，是子午道支线上茶马商旅的必经之路。当年那些驮驮驮着茶叶、盐巴、布匹，从桥面上踏过，蹄声得得，铃声叮当。后来，又有戏班子的驴车吱吱呀呀地碾过石阶，车上坐着的，或许便是某个怀揣着主角梦的少年吧。

桥下的小仁河水清澈见底，水声潺潺，像是在低声诉说着旧事。水不急，缓缓地流着，遇到石头便溅起一小朵水花，旋即又汇入水流，悠悠远去。我立在桥头往下看，水底的卵石历历可数，有青苔在水流中轻轻摇摆，如仕女的长发。我忽然想起《主角》里的一句台词：“人就像这流水，看着往前走了，其实还在原地打转。”这话说得真好。

桥旁有五棵大核桃树，枝干虬曲，树冠如盖，遮天蔽日地撑开一片浓荫。此时临近仲夏，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核桃，沉甸甸的，把枝条压得低垂下来。五棵树的枝叶交错在一起，竟搭成了一个天然的绿色帐篷——剧中那场雨中相遇的戏，便是在这帐篷下拍的吧？树荫里，摆着一盘石磨，几尊石凳，石面已被岁月磨得光滑。几个民间艺人正坐在那里，一人拉二胡，一人打板，一人唱花鼓。那二胡声唧唧呀呀，苍凉中带着几分倔强，唱花鼓的老汉声音沙哑，却唱得有板有眼，唱到动情处，眼角皱纹里都漾着笑意。我听着听着，恍惚间竟觉得那打板的是胡三元——当然不是，可这腹子秦腔的味儿倒是一样的。

桥头的石碑上，刻着古桥的修建始末，字迹有些漫漶了。几只蜗牛正趴在碑面上，缓缓地蠕动着，留下浅浅的痕迹。那模样，像是在一字一句地读着碑文。我忽然觉得好笑——它们读得懂吗？可转念一想，这座桥上走过的人、发生过的故事，它们怕是比我见得更多。它们读的不是字，是时光。

离桥不远，有文家庙，便是《主角》里文家班子的原型所在。庙已荒废，改为学校后又废弃了，只余几棵古柏，依然苍翠。往山里走，还有米粮寺，流传着一个石臼长米的故事；有犀牛洞，洞口幽深，凉气森森。这些古迹散落在山间，像一颗颗遗落的珠子，而这座石拱桥，便是串起这些珠子的那根线——戏里戏外，皆是如此。

天色向晚，我该离开了。回望那座石拱桥，夕阳正给它镀上一层金辉。几个艺人还在那里拉着唱着，核桃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落在桥面上，落在石碑上，也落在潺潺的流水里。那只读碑的蜗牛，想来已经爬到了碑文的末尾。

我忽然明白，这座桥之所以动人，不单因为它古老，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与情感。戏里的忆秦娥从这里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戏外的我们，也在这里找到了一份乡愁。陈彦在《主角》里写道：“人活一世，不过是赶路的过客。”可有些桥，走过一次，便再也忘不掉了。



商洛山

(总第2889期)

刊头摄影 商山行者

那片杨树林

姜建洲



初夏，凉爽的风带着草木的清甜，天地间一片温润。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家那片杨树林，想起拾起的软，采鹿肚菌的童年时光。那些藏在烟火与山野里的记忆，清溪却绵长，成为我漂泊半生后心底最温暖的慰藉。我的老家在蟒岭脚下的古城沙河边，沙河是洛河的一条支流，河水清浅，沙底明净，常年缓缓流淌，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人家。河南岸有一片杨树林，一场春雨过后，松软湿润的沙土地上，地软便成片地冒出来。它们黑黑嫩嫩、团团簇簇，贴在草根下、草丛间，像大地悄悄捧出的珍宝。雨后正是拾地软的好时候，我约上几个伙伴，挎上篮子，一路蹦蹦跳跳奔奔向河堤边上那片小树林。

我们低着头，在嫩绿的小草间仔细搜寻，一发现连片的地软，便惊喜地蹲下身子，轻轻捏起，生怕弄碎了这软嫩的野物。不一会儿，篮底便铺了薄薄一层。赶往杨树林深处走，草丛越密，地软也越多，有时一扒开草，就是满满一窝，让人欢喜得不得了。等到篮子装满，我们便在河边尽情玩耍。用柳条追逐水中嬉游的小白条鱼，折下柔软的柳枝编成凉帽戴在头上，在树林里捉迷藏、追蝴蝶，直到夕阳斜照，才说说笑笑往家走。

大人们见我们提着满满一篮地软回来，脸上满是欣喜。母亲会细细择去草梗、杂质，用清水反复淘洗干净，接着发面、调馅。地软配上浆水豆腐丁、切碎的葱花、蒜苗，再撒上五香粉、盐，简单一拌，就是最鲜美的馅料。包好的包子放进大铁锅，旺火蒸上二十多分钟，揭锅那一刻，热气裹挟着独有的田园清香扑面而来，满屋子都是勾人食欲的香味。全家人围在饭桌旁，蘸着辣椒汁，一口咬下去，软嫩鲜香，回味无穷。那是童年最惬

意、最幸福的时光。在我心里，最香的永远是母亲蒸的那一篮子地软包子。

那片杨树林，除了地软，还有一种更稀有的山野美味——鹿肚菌。那是一种长在老柳树朽根旁的野生菌，外形憨实，状如鹿肚，像马蜂窝状，菌肉带着细密的蜂窝，大小和拇指差不多，我们当地人便叫它“鹿肚子”。它大多单独生长，一场雨过后才零星冒出，可遇不可求，格外珍贵。

儿时的我，总跟着伙伴沿着河畔钻进那片杨树林寻找鹿肚子。草木葱茏，车前子、毛毛草、蒲公英长势旺盛，一棵棵杨树挺拔高耸入云，弯弯的老柳树斜倚在河边，构成一幅天然的河川风景画。我们眼睛紧盯树根、草窝，运气好时，半天才能采到三五个。我们小心翼翼地放进布袋，生怕碰坏了这难得的美味。带回家后，按大人的吩咐去根洗净，用火钳夹着在灶火边慢慢烘烤，等菌肉变软，撒上一小撮盐，吃起来肉乎乎的，滋味堪比梅菜扣肉。那时，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肉，这一口鲜美的鹿肚子，就是我们眼里最解馋的“荤菜”，是童年最好的礼物。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我早已离开故乡，在城里安家立业，从懵懂少年变成了知天命的小老头。菜市场里，人工培育的蘑菇品种齐全，可每当一场雨落下，我总会想起沙河的流水，想起河南边那片杨树林的地软，想起树根旁的鹿肚子，想起那些无拘无束、简单快乐的日子。城里的食材再精致，也少了一份泥土的清香；饭菜再丰盛，也寻不回儿时的那份满足与欢喜。地软是接地气的美食，鹿肚子是大山馈赠的珍品，它们不仅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童年的印记、故乡的符号，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如今，故乡的沙河依旧流淌，只是堤边那片杨树林已经消失，那些远去的光阴，虽然再也回不去，却化作一缕淡淡的清香，永远留在心底。

我左手拿着花洒，右手轻揉妻子的头发。与去新疆前相比，妻子添了许多白发，看着让人心疼。妻子弯着腰，先是将她头顶打湿，然后顺着长发流下，落到脚旁的水盆里。

妻子是高校一名思政教师，响应国家号召，她报名参加新疆援建工作。从去年8月份送她到机场，直到过年回家，时间整整过去了六个月。

帮她洗完头，起身倒水时，才发现盆底有薄薄一层细沙，颜色浅灰，却格外刺眼。我禁不住一声惊呼：“你头发里咋有这么多沙子！”妻子一脸淡然，和因风沙大，每次洗头都这样。

妻子边擦头发，边絮絮叨叨地讲起她这半年在新疆的情景。

妻子习惯用视频记录生活，她在新疆的状况，除了聊天时偶尔提起的，我基本上都是通过她的视频号了解的。她说的这些事，其实大多数我都从她拍的视频中看到过。

妻子去的是和田地区一所新建高校，去年上半年学校筹备工作才基本完成，9月份招录第一届学生。

她的第一条视频，记录的就是新生报到当天的情况。妻子和同事忙前忙后，引导、登记、带路、安置，学生的青涩、对新环境的满眼期待、对校方细致周到接待的感激，都被妻子用视频记录下来。学生和家可能不知道，不像其他大学由高年级学生负责新生接待工作，这些跑前跑后为他们服务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副教授以上的援疆老师和教授级别的“银龄计划”老师。

起初，她想将在新疆的工作经历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写完第一篇发给我提意见，我看了后说她写的是流水账，鼓励她将见闻录成视频，把自己写的文字作为话外音，效果可能会更好。

于是，妻子的援疆记录就这样诞生了。这些记录中，最多的就是她在课余时间与学生互动的场景，这是学生家长最喜欢的内容。视频下方的留言中，有的是家长们对学校的感谢，也有对孩子们的鼓励。妻子的“流水账”视频，无意中成了家长了解学校发展和学生在校情况的一个窗口。

印象深刻的视频，是她周末带学生去和田县“问勇路”现场教学的情景。和以往叙事风格一样，她详细记述了带学生去“问勇路”的时间、缘起、遇到的人、现场的情况、学生的收获以及她自己的感想。内容平平无奇，但妻子用镜头敏锐捕捉到学生聆听英雄事迹时的专注，向纪念碑献花时的庄重，没有刻意煽情，几个细节就让人眼眶湿润。

妻子对教学工作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热情。她在原来的高校任系主任，教学水平自然没的说，曾多次荣获省部级甚至全国教学比赛大奖。按理说，她将以成功经验直接移植到新学校教学中，省心省力，可她仍坚持带领援疆教学团队重新备课。新疆高校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教学工作要结合当地实际和学生自身情况才行。正因如此，妻子的援疆“流水账”中，就有很多她集体备课、讨论、备课时的场景。

妻子带学生去“问勇路”的那场教学，是她教研室“行走的思政课”其中一环。妻子曾和我聊起过她的工作，她认为思政课除了课堂教学，更要用好新疆当地各种有利资源，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自然融入思政课，相比单纯理论灌输，这种教学方式收效会更好。

妻子在工作上充满激情，对生活也是如此。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在她眼里，都值得被记录下来。和田地区策勒塔克拉玛干沙漠，常年干旱，妻子去的这半年时间，只下过一场小雨。也许正因如此，当她看到学校绿化带里一株野生西瓜秧结出果实时，她发出一阵感慨。视频画外音是妻子絮絮叨叨的解说，她由衷赞叹西瓜秧旺盛的生命力，能在沙漠中战胜各种困难扎根生长。其实，每次翻看妻子的“流水账”，我也能看到很多旺盛的生命力，那是一群像妻子一样长期扎根边疆、支援新疆建设的奉献者的身影。

我带妻子吹干头发，边问她，头发里藏着这么多沙子，这事怎么从来没见过她记进“流水账”。妻子笑答，和很多值得记录的事相比，这是小事，不值一提。

这话听得我喉咙发紧，双眼灼热，我沉默不语。也许多年以后再回首时，这些藏在头发里的粒粒沙子，成了她记忆里闪烁的颗颗珍珠。

藏在头发里的沙子

张永春